

茅盾中篇小说选



路
三人行
多角关系
劫后拾遗
清明前后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47.5
648
3

• 路

• 三人行

• 多角关系

• 劫后拾遗

附录

• 清明前后(话剧)

BK45/13

茅盾中篇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A 850959

责任编辑 吴若萍

封面设计 代 卫

封面题字 何应辉

茅盾中篇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75 插页5 字数396千
1981年7月第一版 198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300册

书号: 10118·456 定价: 1.61 元



出版说明

这里收集的是茅盾同志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前后写下的四个中篇和一个话剧。即：《路》《三人行》《多角关系》《劫后拾遗》和话剧《清明前后》。

《路》，是写学校一群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友谊、恋爱，以及为争取民主管理而作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由于血的教训而逐步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的“路”和革命的“路”。《三人行》是写三个性格不同的青年学生，对待改造黑暗现实采取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多角关系》写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三十年代对我国的输入，引起民族工商业的凋零，倒闭，破产和大批工人的失业，并由此而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在这一变动中的矛盾与斗争。《劫后拾遗》，作家以纪实手法，为我们留下一篇篇近似“特写”的“香港战争前后的花花絮絮”，展示出一幅幅逼真的生活画面和各类人物的剪影。五幕话剧《清明前后》作于一九四五年，取材于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作家艺术地再现了那场丑剧，为我们画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群魔们的丑恶嘴脸。因写得细腻、别致，提示说明也很详尽，是不妨可以作为中篇小说来读的，作者因以附录于后。

上述作品对我国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重大政治、经济的变化，各色人物的风采嘴脸，无不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给我们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读后使人感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总是在艰难踟蹰中，经过斗争而逐步前进；那些先进的中国知识份子，也总是以国家为己任，代表全民族的要求，而苦苦寻找着救国的真理，甚至为了人民利益而作出最大的牺牲。这对当前振奋民族精神，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团结知识分子向“四化”进军，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激励。

上述作品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现征得作者同意，辑成此集出版。

目 录

路.....	1
三人行.....	105
多角关系.....	199
劫后拾遗.....	309
附录:	
清明前后（五幕话剧）.....	417





一九三〇年，刚过了“五一”节。早晚虽则还凉快，正午时分却已经象盛夏那么热。软瘫在骄阳下面的江汉关码头，蠕动着声嘶流汗的人脸。过江来的箱笼包裹，倒也不少。这是因为近来风声又紧，武昌城里的老百姓不得不打叠些细软送进汉口租界。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不很了然。徐家棚车站昨夜开出了一列兵车，是千真万确的；湘江轮船到岳州被扣，许多逃难的老百姓改搭了木船下来，没有地方住，就在文昌门外空地上过了一夜，也是千真万确的。大智门方面也不闲静。每天总有四五列车的伤兵装到。上游到沙市，下游到武穴，节节红旗飞舞，战火弥漫。只这武阳夏数十里周围算是“匕鬯不惊”，然而有人满之患。汉口的旅馆都告“客满”。旅馆老板眯着笑眼，拍拍装饱了的钱袋，赶快又去做公债“空头”。

前方怎样，上下游怎样，武昌的老百姓老实是满不关心的，最近的又起恐慌，无非是为的紧在后方。听说桂军逼近了湘潭，说不定还是要在贺胜桥，汀泗桥之间再演三年前的老把戏。

夹在这大堆的嚷嚷闹闹的过江人中间，青年薪，也挟着一只小小的上等牛皮手提箱，被波浪似的肩阵在簸荡。他是一个

大学生。快要毕业的大学生。从服装看来，该是个寒苦的学生，然而从他的丰腴的脸庞，从容的气度和宇眉间的英俊飒爽看来，似乎他的出身并不怎样“微贱”。他是属于破产的所谓“士大夫阶级”的子弟。手提箱却不是他的。自然他也有过和这同样地精致名贵的一只手提箱，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并且卖了那箱子换来的几本书和一套制服也早已破旧不堪。现在这手提箱是一位女同学的。总该是装着贵重的饰品的了。也是听得风声吃紧。所以托薪带过江来，打算寄放在法租界的亲戚的家里。

挣脱了人堆的青年薪，松了一口气，揩一揩额角上的汗珠，拿眼瞅着包围拢来的人力车夫，一面用手插进衣袋里，数着剩下的铜子。

“法界，天主堂街！”

“六百钱，拉您家去！”

他的衣袋里的铜子也数完了。是十九个双铜子，三百八。无论如何不够坐车子。怪窘地摇着头，忍心装作不曾听到别的车夫们嚷说的“五百六”，“五百”，他匆匆地冲开车夫的圆阵，沿着江边马路往东走，手提箱换在右手里。

觉得手下渐渐重了，他再换一次手，忍不住对箱子瞅了一眼。亮晶晶的两具弹簧暗锁仿佛就是箱子的女主人的一对俊眼睛，多么温柔，而又常是那样含情未吐。薪的心有些晃荡了。眼前散乱的人影都幻化成他这知心的女同学。脚下慢了，思潮的起落却更频数。

女同学中是她学问最好……模样儿差些，但是那一对聪明外露的眼睛呀……不多说话……只眼光那一闪就叫人风魔了够透……听说父亲是巨商，什么厂在信阳……咳，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太骄傲是真的，但现代的女子不有点儿骄傲便会受

侮辱的哪……也并不是不能温柔……对上了她的心，温柔的叫你醉……比自己大了几岁……但据说正是那样过了二十五岁的女子才能真心爱人呢……薪的脸上掠过了满意的笑容，微颤着的嘴唇轻轻哼了一句：

“满堂兮美人，独与予兮目成！”

吟味着这知遇之感，脚步是快了，眼光有些发楞，下意识地吧箱子再换一次手，却突然闯过来两三个人，阻住了去路。

是三个巡捕。外国人和中国人。要看看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当真是女同学并没把钥匙交给薪。竟忘记了法租界时时要检查行人。然而箱子里管保都不过是一些女子的用品，也许有点贵重首饰。要寄放到某公馆去。亲戚？是这箱的主人。自然某公馆里不认识薪这个人。却是有一封女同学的寄放箱子的信。

一切的申说都不行。箱子是颇重。巡捕们交互提着估斤两。眼光只在薪身上打滚。看过了女同学的信，又搜过薪的身体，结果还是连人带物都弄到捕房里。

也是少爷出身的薪好象闺秀被人诬污似的很生气。看着别人也是箱笼包裹的安然在街上走，更是不平。格外又有一层不放心。生恐箱子里的“宝贝”丢失了一二件，则将何以对女友！此时他真有点反对军阀的内争了。不是恁地，何至青天白日检查行人？

等待一切都弄明白又到天主堂街某公馆交付清楚以后，已经是红日西斜近黄昏。薪饿着肚子渡江回去。站在船舷上，晚风吹着颇有些凉意。到舱里，又是汗臭烟味闷得人发昏。算是右后舷差可，他就蹲在那里静听人们谈论着前后方的军情。倒映在江水中的汉口的灯火一点一点远了，混成一片金波。拦江泊着的五六艘外国军舰顶桅上的灯，闪闪地象是半空的大星。就

是这五六条大家伙使得汉口租界成为“保险库”！不图今天自己也上了“保险库”。无端又碰到麻烦。总算外国人还讲理，仅仅耽搁他四小时。这么胡乱地想着的薪猛记起学校里某教授说的“帝国主义不打自倒”那番议论来了。可不是？没有内战，租界失却了“保险库”的作用，帝国主义也就无计可施！

上流水面托着半轮红日，映得半江的水色成为赭里带金。薪侧过脸去瞅着，思绪又转了方向。女同学的箱子里藏着一张男子的照片呢！同学中没有这个人。莫不是她的未婚夫？许是什么大学的教授？北平？南京？也许是政界中？那么，委员呢？什么长，什么主任？光景是总比将毕业的他阔绰得多！一缕酸意冲上他鼻尖来了。近来常常在他心头萦回的那些问题忽地一齐发动。父亲早就渴望他挣钱帮家用。可是老糊涂了的父亲何曾知道学校中虽是“高材生”的他到社会上找职业时反不及一个熟练的劳工。入党政界罢？不但要人汲引，并且也得会拍会钻。教书呢，没有现做教育局长或是校长的至亲。而况自己又是高傲成性，受不了半句话就要炸。……龟山已经消失在暝色里，薪亦深埋在愁思中，捧着头一动也不动。他本来有个指望。说来并不高明，但却是中国几千年来“寒士”们照例的指望。也是象他那样俊俏聪明的人儿不算非分妄想的指望。然而刚才无意中看见了箱子内的男子照片，他的指望打成粉碎了。人家何曾有意，都是自己心痴，神经过敏！

靠着薪左边的两个人谈了半天的话，此时也忽然静默着，时时泄出一两口闷气。水波是叫得怪响。两个人之一好象睡梦中惊觉来似的率然又开口了，声音很低，然而沉着：

“只有一条路，当土匪去罢！要活，就得走这一条！”

薪的重压着的心卜地一跳。斜过眼去看，是两个高大的汉

子，胳膊的筋肉有啤酒瓶那样粗。再看看自己的体格，薪真感得自己没有生活在这世间的权利。忍不住眼眶儿红了。

汽笛连叫了两声，水汽挟着煤屑吹到薪的脸上。眼前已是汉阳门。薪挣扎着再杂在人堆里让带到岸上。肚子里不客气的乱叫，腿又重得象铅柱一样，他把手插进衣袋里，摇了一下，咬着嘴唇，头垂到胸脯前了。杂闹中有人在后面叫。他装作不听见。然而随即叫声到了他的身边，是一个女子，也是同学，低一级，向来熟识，总算是朋友。

“薪，早就看见你，在船上。”

象被人捉到了隐私，薪红涨着脸，没有回答。

“到了汉口罢？一个人？干么？”

“没有什么事。”

说这话时的薪，脸色忽又转为灰白。女子微笑，点点头，往前去了。可是走得不多几步，便又站住，等候薪到了跟前，她又说：

“赶不上校里的开饭时间了。一同上馆子罢。”

“那——不行。我没有带钱。”

“不要你花钱。”

虽则不很愿意，但肚子确有这需要，薪亦就不再拒绝，惘惘然跟着女子，到了他们校里同学们常去的一家小馆子，各人吃了一碗面。女子喜欢说话，看出了薪好象有心事，话更多了。这是她的脾气；她就喜欢这么拿自己做本位，缠着人不放，算是一种特别的消遣。她讲起学校里最近的事来：同学中间闹党派，学校当局腐败颓废。薪听着，不作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象一个冥想的哲学家。然而实在他并无所思。只是空虚，异样的未曾经验过的空虚，主宰着他的神经中枢。不

是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人，却是一付机器，接收外界物象的机器，能听，能看，也能起反应，但只象泡沫似的一闪即灭。仅当跑堂的一双粗胳膊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起了一次较持久的联想：渡船上坐在他左边的两个高大汉子以及偶然落到他耳朵里的那一句话。

“毕业后你有什么计划？”

在并排走着回校去的路上，女子的散漫的闲谈中跳出了这么一句。

薪全身一震，空虚的脑海中突然生出许多丛杂的旋转的什么，同时他又是活人了。又是主动地会思索会烦恼的活人了。他叹一口气，拿眼睛瞅着他的女伴，好久，好久，方才摇一下头。

当头是一轮明月，洒下水也似的青光。在这神秘的月光下，薪的饱孕着愁思的俊俏的脸庞也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无论如何总还是一颗血肉做成的心在胸脯里跳跃着的女伴，无论她怎样顽皮，此时也受了感动了。好象有这样的意思通过了她的心：可怜哪，现代的青年！这样一个可爱的青年！并排着默然又走了几步，她带点宛曼的神气说：

“我是不想读到毕业了。究竟我们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呀？吹上课号了，我们拿了书去上课，又吹号了，我们下课。考试了，我们要范围，我们预备。纪念周了，我们读遗嘱。

‘五一’‘五七’要开会，我们喊口号。就是这么一回事！只不过得到了几份讲义。可是，你抱了这些讲义到社会上去找事，谁也不会来理你！薪，看你的样子，家里未必宽裕罢？下半年你总得弄点事情做做，是不是呀？”

“找不到。没有专门技能，找什么事情好呢？”

薪突然站住了。他的含有深愁的炯炯的目光注在女友的身

上。比自己矮得多，也象是比自己年轻得多，专爱淘气顽皮，整天跳来跳去的这个杜若，竟会说那样的话！那样的似乎应该出自蓉口中的老练的话！他的眼光移到了她的脸上。是一张颇为白皙的，有一对大黑眼睛，和两道会说话的眉毛的面孔。他从来不曾仔细看过这面孔，也是从来不曾怀着现在那样的心情去看这面孔。他忽然觉得不好意思了，垂下眼去，成了化石似的一动也不动。

女郎却笑了。是元气旺盛的笑，是她那样的什么都不顾忌的个人主义者的不可捉摸的快乐的的笑声。薪有点不好意思了，急口地叫着：

“杜若——杜若！你笑什么？”

“只要你练到能够钉住了人家的面孔看十分钟，包你就找到了职业。薪哟！”

然而薪不懂。他懂得的，是杜若的憨笑的内容。仿佛记得前次也有谁笑过他这受不住人家看也不敢多看别人的生性。大概就是蓉吧？当真他从来不曾钉住了人家的面孔看上两分钟，尤其是对于女性。但是和找职业又有什么关系？他很窘地把肩膀一摇，望了杜若一眼，想不出回答。

“我可以断定，薪，你还没有看清楚，究竟蓉的脸上有没有麻粒。”

“那，你，未免言之过甚。”

薪软软地反抗了。同时也含有不愿提起蓉的意味。

“那么，讲给我听，她脸上有没有麻粒？在什么地方？”

这又是淘气了。薪苦笑一下，移动脚步。女郎吃吃地笑着，跟了走。渐渐地她笑声停了，又轻轻地郑重地说：

“薪，记好我的话，去练习，练到不怕人家看，也不怕看

人。最低限度，要这样的一付老面皮，才行。”

薪点着头。此时是另一个东西占据了他的思想了，就是到学校里见着蓉复命时，应该探询一下那张照片的性质。可不是杜若说的很对，不要太脸嫩！老面皮的人是有福的呵！

时间已经不早。似乎有了新希望，薪的两条腿矫健起来了。但是赶到学校后刚松过一口气来，熄灯号已在呜呜地催人上床。